

“坐公交游中国”的年轻人：奔赴一场“最慢”的团圆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张晗 图/受访者提供



盒子记录的乘车路线和每日花销



舟游乘坐公交出行

2月13日是农历腊月二十六,距离除夕仅剩两天。神州大地的春运返乡潮正行至最浓处,29岁的东北小伙“舟游又饿了”(网名,文中简称“舟游”)却还在漫漫归途中。他正以一场特别的挑战奔赴家乡:从广东河源出发,仅凭100元启动资金,全程坐公交回黑龙江老家。

往年此刻,他早已在家帮父母置办年货。今年,他算了算行程,“除夕那天应该还在河南,赶不回去了。”

“争取在青旅跟驴友们一起包饺子过年吧。”舟游说,这是自己第一次不在家过年,他提前攒好了一笔钱,打算好好吃一顿。“东北人的仪式感不能丢,不管在哪,过年都得吃饺子。”

几乎与此同时,22岁的大学生“盒子不做梦”(网名,文中简称“盒子”)正行至山东省内,他计划用30天左右从广州坐公交抵达北京天安门广场。

一趟是归乡的慢旅,一场是青春的探索,两个年轻人一路向北,将前行的节奏交给慢悠悠的公交,邂逅了新年来临别样的烟火。

“哪怕今年没赚到钱,也可以回家过年”

“坐公交游中国”的出圈,始于成都青年刘华强的一次挑战。2020年,博主刘华强从澳门坐公交前往北京,历时71天,共换乘226辆公交车,途经100多个城市、5345个站台,这段旅程引发全网热议,也让“坐公交游中国”的话题频频出现在社交媒体推荐页,为无数喜欢旅行的人种下一颗种子。舟游便是其中之一。

舟游原本在大连做室内设计工作。今年1月,他到广东河源出差,工作结束后离过年尚有一段时日,他突然萌生了“坐公交回家”的念头。为了让这场旅途更有意义,他增加了挑战难度,给自己定下规矩:全程仅用100元启动资金,钱花完了就原地打工,赚够路费再出发。

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,是舟游抵达武汉的第二天。当天他在物流公司搬了12小时快递,日结180元,晚上回到青旅剪视频。这一路,他的打工清单越列越长:装修小工、发传单、送外卖……“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,哪怕今年没赚到钱,也可以回家过年。”

与舟游的“苦行式”挑战不同,盒子的公交之旅更加从容,也更多温情。在湖南浏阳一个车站前的米粉摊,他拿起拍立得给摊主阿姨拍照记录,阿姨脱下围裙站在灶台前,热气往上冒,人笑得眉眼弯弯。他和陌生人说自己要坐公交去北京,有人以

为听错了,也有一位骑摩托的大叔提出要送他去北京。一位70多岁的阿姨听完后笑着说:“这样多好,玩得开心就行。”

今年在广州读大二的盒子,视频平台粉丝数已超40万。刚读大学时,他的旅游资金是“抠”出来的。每月1500元的生活费,他能省下七八百元,还去服装店打工、在路边摆摊给人拍照。靠着攒下的钱,他拍出了《45天走完中亚欧非8个国家》的爆款视频。去年,他选择休学一年专职做旅行博主,这场北上的公交慢旅,是他给自己的又一场青春体验。

“无论在哪,过年总要吃上一盘饺子”

舟游的返乡路,每一步都得精打细算。他尽量把开销压到最低,住最便宜的旅店,实在没钱就在网吧、酒店大堂“蹭”一晚;每天的饭钱控制在10元左右,手头紧的时候只买一碗白米饭,就着免费的辣椒小菜,遇到好心摊主不收钱,他认真记账,等赚了钱再专程还回去。

跨市公交的路线很难在地图上直接查到,舟游摸索出了一套方法:先找到两座城市的边界,定位到最近的站点,再分别查询核对两地的公交线路,不同线路间的距离,他全靠步行补齐。有时一路公交一天只有一班,或者遇到线路临时停运,只能重新规划。即便如此,他依旧觉得“只要愿意花时间,总能找到接上的办法,而且站点基本都能连起来”。

盒子则给自己安排了相对宽松的节奏。“每天尽量睡饱了再出发,天黑前到下一站,不赶时间。”他的日均花销约400元,一半都用在了食宿上,遇到没有公交的情况会想办法搭顺风车,这也曾引来网友“挑战失败”的质疑。但对盒子而言,旅行的体验更为重要,“做出真诚的视频内容,粉丝自然喜欢。”

舟游喜欢坐在公交前排,看司机握着方向盘在马路上穿行。“很多时候,车上就我一个年轻人付钱,其他人刷老年卡。”他说。公交线路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进乡镇和城市角落,不过一两个小时的光景,眼前的风景便从城市郊区的田野乡陌、小城街巷的市井烟火,再到市中心的繁华热闹接连切换,公交将他们带去许多旅游路线之外的地方。

高铁沿线是城市,高速公路连接的是节点,而公交车则可以通往村镇、小市场、老街和厂区。几块钱一段的票价,构成了一张低成本的出行网络。而全国大部分城市通用的公交码,对他们而言,也意味着不必为零钱发愁,在技术层面让原本分散的线路连成了一张网。等车时听到的是家长

里短,车窗外闪过的是连绵的田地、热闹的街区,无数微小却真实的生活日常被缀连成篇,这是两人共同的感慨。

临近春节,车窗外的新春横幅越来越多,“欢度春节”“新春快乐”的标语一段接着一段。北方的路边堆起未融的雪,一旁卖春联的摊子铺开红纸,沿途街巷挂起了红灯笼,公交站旁多了拎着年货、拖着行李箱的返乡人,车厢里总有人打电话说,“已经上车了,马上到。”语气里掩不住归乡的急切与喜悦。路上的新年景象,也让舟游与盒子心里泛起一丝着急。

“看着别人都往家赶,也盼着自己能早点到家,不过既然选择了挑战,就得完成。慢慢走,总能到家。”舟游说,这两天他又找了一份工,准备提前攒下一笔钱,在异乡吃上一顿新年饺子。盒子的视频也更新得慢了些,他向记者透露,“现在只想赶紧到北京,到家刚好好过年。”

一场公交慢旅,奔赴温暖团圆

在旅游博主的创作赛道里,快节奏、强冲突的内容更容易吸引注意。舟游和盒子都尝试过不同形式,也都曾陷入流量焦虑。

舟游曾冬天从大连徒步到漠河,夏天骑摩托沿海南下到福州,可账号始终不温不火。这次公交返乡,他没有设计剧本,只是记录自己打工、等车和走路的过程,两条视频播放量共超过350万,他在评论区看到不少人留言:“原来坐公交也能走这么远。”

盒子过去多拍海外旅行和热门景点,这次他把镜头更多对准等车的人、城乡接驳站台和路边的小店。这样的内容更贴近自己的状态,“玩得开心,快乐才能传递给观众。”

春节越来越远,舟游仍在往北赶路,朋友提出要给他买机票接他提前回家,他拒绝了,“已经走到这了,就要坚持坐公交回去。”等抵达黑龙江后,他最想做的就是和家人补上一顿团圆的饺子。盒子的行程已过大半,正向着北京一路前行,对他而言,北京是一个“走到尽头再重新出发”的地方,完成挑战后,他会立刻回到惠州老家,与家人团聚。

春运的人潮里,有人几个小时抵达,有人需要更久。舟游和盒子用一场公交慢旅,把归乡的路走得漫长,他们用脚步丈量着祖国的土地,也邂逅着人间的善意。而网络上涌现的越来越多年轻人挑战“坐公交回家”的现象,也从侧面折射出我们国家交通网络日益完善的现实。

车门开合之间,一站又一站。远方有人等着团圆,有人正在回家的路上。

白大褂与卤肉饭之间,台青林岳廷在广州“落地生根”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戚美青 图/受访者提供

初见林岳廷,他刚从牙科诊所出来,简单的T恤上还印着广州龙舟赛的标志图。三分钟的路程,他带我走到江南西的“湾湾家”台湾小吃店——10平方米的空间,6张桌子,菜单是手写的纸张,上面列的食物有台北卤肉饭、大肠面线、盐酥鸡……

“在台湾,这些小吃叫‘食仔’,便宜、现做、有镬气。”林岳廷说话带着台湾口音,尾音里又掺了点粤语的腔调。“我想让台湾人在店里能吃到乡愁,也想让广州本地人觉得划算。”

在这个流动的时代,林岳廷用味道、语言和一次次选择,为自己筑起了一个恰好能扎根在大湾区的坐标。

从三包板蓝根到一口“正嘢”粤语

成为“林老板”之前,林岳廷先成了“林医生”。

2004年夏天,广州湿热得像一个巨大的蒸笼。从台湾嘉义来的林岳廷拖着行李箱来到暨南大学,就读口腔医学专业。严重的水土不服,让他每天要冲上三包板蓝根,才能勉强压住那股“上火”的感觉。

比气候更难适应的是语言。“那时候我连‘靓仔’都听不懂。”他回忆,“大陆说‘打包’,台湾叫‘外带’;老师说‘牙烟’(粤语:危险),我还真以为是牙齿冒烟了。”为了学粤语,他开始用台湾注音符号在病历本上标注发音,把诊室常用语写成小纸条,贴在牙科器械旁边,趁消毒的间隙一遍遍默念。

2008年从暨南大学口腔医学专业毕业时,林岳廷已经能用粤语和同学们

聊天开玩笑。后来他去了武汉大学读研,毕业后进入广州红十字会医院,又跳槽到外企隐适美做临床支持经理。其间,他辗转于中山、深圳、天津的多家民营诊所。20年里,他总在那些“恰好”的时机转换轨道,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广州发展。

林岳廷也亲眼见证了广州这座城市的变化:天河区的沙石路变成了平整的柏油路,岗顶的工厂区竖起了摩天大楼,地铁线路像蜘蛛网一样蔓延开来。“念书时去天河要坐很久的公交,后来地铁三号线通了,半小时就能到珠江新城——这座城市好像在跑步前进。”

白大褂与卤肉饭之间

2022年春天,广州海珠区江南西,两个台湾男人在一间没铺地砖、墙壁没刷、厨房只用布帘隔开的铺子里,对着30多种从各地寄来的食品样品发愁。

林岳廷夹起一块甜不辣,咬了一口,眉头皱起来:“粉的,没有台湾的弹劲。”他的高中同学老陈漱了漱口,尝了另一家的卤料:“咸了,盐要减。”

桌面上堆满了咬了一半的丸子、香肠和肉燥,像某种失败的化学实验。

老陈是林岳廷的高中同学,之前在东莞做了20年西餐总厨,因疫情辞职再创业,从东莞来广州找到林岳廷,眼里满是迷茫:“要不,我们一起做点台湾小吃?”

最开始,他们只是在出租屋里试菜。林岳廷下班就扎进厨房,戴着一次性医用手套切猪五花,老陈则守着高压锅调卤料。朋友来吃了都说好,撺掇他们干脆开店。“湾湾家”这个名字是林岳廷定的——“想让大家觉得像是在台湾的家里吃饭”。

但开店的艰难远超想象。菜单上的“黑白切”,被客人问得最多的是“这是什么发型吗?”这些台湾传统叫法像一道道密码,把客人挡在了门外。最冷清的时候,他们从早坐到晚,只卖出三份盐酥鸡。

林岳廷趴在桌上改菜单,把“黑白切”改成“台湾特色卤味拼”,在“干连”旁边括注“猪护心肉”。卤肉饭的口味也根据客人的反馈反复调整,太甜就加点咸,太淡就加重卤汁。

他发现广州的台湾小吃店普遍偏贵,一碗卤肉饭加青菜卤蛋能卖到二三十元。“明明是小吃,为什么要卖这么贵?”在他的认知里,小吃就该是平价的,让谁都能来尝一尝。于是,“湾湾家”的卤肉饭定价9.9元。

2022年6月,一位台湾客人来店里用餐后,在大众点评上写了近千字的长评:“这是我在大陆吃到最像家里的味道。”那篇评论像一束光,照进了这个小店。之后,客人渐渐多了起来,有人专门来吃盐酥鸡,有人带着朋友来尝卤肉饭,还有病人前脚刚看完牙,后脚就拐进来点吃的。

小吃店生意渐渐上了轨道,林岳廷陆续开了三家分店。西门口的分店离地铁A出口只有两分钟路程,高峰期订单小票堆成小山,员工们忙着打包外卖,骑手在店门口排起队。

半年后,“湾湾家”卖出第1万份卤肉饭。那天打烊后,林岳廷没急着关店,而是和老陈坐在门口,就着广州的晚风,分吃了一碗卤肉饭。

异乡客变成广州女婿

2024年跨年夜,一场聚会让林岳廷遇见了招丽怡。这位笑起来眼尾



林岳廷在牙科诊所为病人治疗



林岳廷在打理自己开的台湾小吃店

弯弯的本地姑娘,第一次尝他做的卤肉饭,就一针见血地说:“我觉得卤汁可以再少半勺糖,更合广州人的口味。”

往后,他们常并肩漫步珠江边。招丽怡教他地道粤语俚语——“食过返寻味”,就是吃完还想再来;林岳廷则给她讲台湾的夜市:“嘉义鸡肉饭、台南担仔面,下次一定带你去吃。”

2025年年初,林岳廷在一家咖啡馆精心策划了一场求婚,用台湾小吃拼出爱心图案,在朋友们的见证下,对招丽怡许下承诺:“广州是我的第二故乡,而你,是我永远的归宿。”

2025年6月,两人举行婚礼。林岳廷在台上激动地说:“从今天起,我也是广州女婿了!”

如今的林岳廷,依然在牙医和店主两个身份间切换。给在诊所预约的病人看完牙,就骑着电动车去分店送食材,晚

上留在“湾湾家”帮客人点单、打包。他的朋友圈里,一半是牙科科普,一半是开店日常。

林岳廷也开始尝试拍抖音、发小红书,点赞量最高的一条视频里,他举着卤肉饭说:“台湾人在广州,把家乡味煮给大家吃。”视频里的店铺温馨可爱,墙上贴满台湾风景明信片,桌上摆着印有“湾湾家”的搪瓷碗。很多人留言问店在哪里,能不能加盟。

20多年前,那个每天喝板蓝根的台湾少年大概不会想到,自己学会了粤语,学会在地铁关门前抢着上车,学会把“外带”说成“打包”。他去过那么多城市,最后还是留在广州,拥有了两份事业、一位爱人。

珠江边的晚风吹过,和2004年他第一次来时一样。“只是现在,”他说,“我再也不用揣着板蓝根了。”

羊城晚报

A5

漫读周末

· 人世间

2026年2月14日

星期六

责编 杨 帅

美编 温 亮

校对 朱艾婷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爆料

